金文通公集

金文通公集卷之八目録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奉

敕撰

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傳有序併附論

金文通公集卷之八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奉

敕撰

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傳有序併附論

順治十有七年。歲次庚子。秋八月十九日壬寅。

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以疾崩于寢殿。

椒庭隕婺靈輀頻潛珩珮徂聲徽音永閟闔宮號咷
率土驚摧
皇衷之銜痛殊深
皇太后之茹悲更至爰乃恭承
懿旨褒揚淑德正位坤維惜
諡號之崇稱罔該實行嗟
中宮之追冊虛晉隆名一時羣工薦哀慟聲雷駭流涕
雨零獨臣之俊因假滿赴
闕匍匐在途不獲捧紼靈輀偕伸擗踊惶罪無已倍道

星馳奔慰

丹陛欽蒙

天語宣諭

皇后以溫柔之資列左宮之位凡所以弘敷陰敎翊

襄內治者懿㜫不可勝書惟是孝德夙成奉事

皇太后有年懋彰婉順式範掖庭一旦觀臺告祲紫禁收

華倘令生平淑德湮沒失傳何以仰釋

慈衷俯紓朕痛朕是以彙其懿行親次行狀復以悲緒填

膺聊爲哀詞不覺濡毫哽咽爾其綜述成傳俾壽彤

史臣之俊拜

命酸辛逡巡再四竊稽古帝王翬褕奄晦則命儒臣累德述懷聿彰哀策著在簡編未有親沛

天章誄狀抒哀備隆追眷如我

皇上者況夫紀傳之作義存表微而皇后景懿紛綸縷塵莫繪豈謭陋老臣所能揚喆旂旒圖芳鐘萬朕忝司珥筆既受

命不敢辭粵惟開物成務之主締搆丕圖上天必篤生坤載作配乾符于以光贊大業如詩書所稱世載女

德莫隆于成周翊運肇基肪自太姜嗣以太任發祥京室上之思媚效順下之胎教鍾靈爰及太姒秉窈窕以佐肅雝協問寢而垂內則房中化始流被管絃下逮邑姜登佐命之勳宣后著脫簪之美莫非感二南之遺風昭千秋之令範蓋其盛也漢唐宋來色升愛授卑不足紀至夫開國母儀自唐宗之長孫后明祖之馬后外此寥寥鮮聞朕攷二后史籍所載嘉言善行間有足紀未可與

皇后齊芬而媲嬍也我

皇上肇造區宇實
皇太后秉太任之德弘慈教以牖迪黼修推恩四海
皇上至性邁于周文璇圖屆躬以天下養而
皇后粹美咸臻比俔天妹雖陪位坤寧之貳實崙承
慈壽之顏用能發融洩于寢庭成太和之訢合乃貴列三
宮而循謙不忘乎御坐恩垂九御而逮下益周于貫
魚曲成在宥之仁廣弼永清之烈皆所以導豫
慈闈協歡
孝治若夫率禮蹈和動容成紀爲壹儀所艷稱于

皇后之睿德兼材猶緒餘也洵足昭方祗而凝戩益
圓精以儷暉三代以來宮庭聖善實遵厥極至哉蔑
以加矣臣之俊不揣固陋謬抒管蠡恭撰
皇后本傳一篇繕呈
御覽勉矢周詳終虞掛漏伏望
皇上紓哀灑藻特賜
睿裁宣付史館用垂琰琬臣之俊惶恐昧死稽首頓首
謹上
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姓董氏滿洲人

也父內大臣鄂碩積有勳勞累封至伯歿贈侯爵謚
剛毅
后生而警慧過人讀女誡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稍
長閑女工于組紃縫績如素習居恒動履端莊進
止語默咸中規程秩然有母儀之度一時姻黨嘖嘖
歎羨謂是必有異焉年十八以德選入掖庭淑順柔
嘉爲嬪嬙冠甚當
聖母皇太后意于順治十三年八月內恭承
懿命進爲

賢妃時
上圖治方殷亟需內助遍察宮掖中未有堪貳坤維之
選如
皇后者尋于是年九月
冊爲
皇貴妃既膺隆號絶不以寵貴自矜周旋上下敬而
勿渝謙而多惠事
皇太后尤曲盡奉養之道動靜起居必伺顏色如親子女
類能先意順指無不適中至趨走勤劬夙夜罔懈不

惜與諸女侍伍。

皇太后顧視左右。

后一日不在。輒蹙焉不樂也。值

上以時巡他幸。

皇太后偶爾違豫。定省承視。弗遑寧處。因而稍釋

宸衷之縈繫。得殫精政理者。良以有

后在也。

皇太后亦曰。

后事我與帝無二。爰是出入必偕。至于事

上則如事父小心翼翼備極恭謹凡飲食服御間曲體
靡遺
上或回鑾偶晏必迎問寒煖饑飽遍具羞進衣必以身
先會
上陳膳命共餐輒起謝曰
陛下厚念妾幸甚肰孰若與諸大臣宴俾得接
天顏沾寵澤于股肱心膂誼尤肫摯
上深肰之歲時逢慶典
皇太后悅豫間舉數觴

后必敎誡侍者若善侍

上寢室無過燠。叮嚀再四。猶怦怦慮不足恃。復中夜數

起趨伺寢所。

上已安枕。眠後。退諸曹上封事。

上每省覽不倦。卽至丙夜。

后未嘗不侍側也。章奏中有遵行故事。循例待報者。

上一一目覽了。因置之。

后起諫曰。此皆幾務所關。縱諸司奉行成法。無庸擬

議。顧安知今昔異時。或需通變更弦。倘更有他故。尚

煩詳瞻者似不宜槩目為故事況
祖宗櫛風沐雨締造丕基遺大投艱于
陛下當如何敬承之雖勞瘁宜節恐未可遽已也反覆
陳說不避瑣瀆矣
上諭令同閱復又逡巡遜謝曰女子干國政往代覆轍
足為寒心妾何敢與聞惟
陛下自裁察焉固辭不可一日
上覽廷臣疏有重囚應決者方咨嗟猶豫握筆未忍下
后遽起問曰是疏安所云致仰軫

睿慮乃爾

上曰此法司秋决疏中有重辟多人候報可即正典刑

朕是以徬徨服念耳

后聞之泣下曰諸犯法者皆愚無知且非悉經

陛下親讞焉保其能無冤妄度

陛下如天好生即一一親讞猶不得情是懼况皆所司

審慮者妄聞之民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

復屬

陛下一舉筆間生死殊路良可哀也願益加敬慎于無

可矜者中求矜者之門多所全活以慰我

寬仁不亦快乎自是

上于刑曹爰書已經詳覽竟

后必固求再閱且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毋以寬

大爲請適符尚德緩刑之

上心凡有更令覆讞者固繇

乾斷亦

皇后規勸力居多緣是重辟獲全大獄末減者不可

勝紀諸大臣中有偶干罪戾者

上弗懌。

后諭知其故。諫曰。斯事非妾所敢預。願以妾愚揣之。諸大臣誠有過。朕皆爲國事。非爲身圖。請

陛下霽威詳察。服大臣之心。即以服天下之心可也。

后雖端居深宮。乃心在邦國。繫念臣民。事率類此。

上或罷視朝。

后請曰。妾未諳朝儀何若。

上諭以祇南面受羣臣拜舞耳。非聽政也。

后進曰。

陛下臨朝則在廷大小臣工咸得望見
至尊顏色若以非關聽政遂從罷免則堂簾隔絕恐傳
之四海疑
陛下倦勤願視朝如常期
上朕之未嘗無故傳免也
上勤于典學日講不輟寒暑
后每伺講筵退必詢所講何書且日幸為妾言之
上示以書中大義首尾詳徹
后輒不禁色喜或間有遺忘未能盡悉者

后進日妾聞古帝王治平要道備載詩書

陛下求治焦勞故勤學如此旣經目入耳必默識無遺

始于政治大禆否則日講亦具文矣

上舉行蒐狩大禮嘗戎衣騎射爲諸將校先

后必諫曰

陛下纘承鴻業安不忘危于農隙講武甚善但以

宗社生靈所式憑倚芘之

皇躬輕試馬足萬一有銜橛之虞關係非小此古有諫

獵之書至今流傳可誦也

后之深識遠慮見機明決而且敢于犯顏直諫有舉
朝公卿大夫所不克殫其忠藎者事又率類此
上用是深嘉焉
后自入宮掖數年溫和善下不惟恭承
皇太后靡幾微怠斁卽遇
上保姆晉接必以禮未或敢慢至待諸嬪嬙寬仁廣暨
善則奏稱過則隱之無纖芥忌疾若有當
上意者
后亦愛如己女雖飲食之微甘脆必均于宮闈眷屬

小大一視嫗呼長者姊視少者未嘗稍加誶詬故人人感悅和氣洽于宮庭凡女侍宮監有獲罪于

上致被譴責者

后必爲拜請曰此曹蠢愚罔知

上意寘行于戾固臧獲之常也且是瑣瑣者亦有微長昔于其事亦曾效力願

陛下姑恕之更旁引曲譬多方解慰俟

上意釋乃止

后天性慈惠好施與凡

上所賚錫必推而廣之羣下無所靳

冊封

皇貴妃有年絕無儲蓄崩逝後諸合殮具皆

太后所預治平日宮中人均被賜予咸懷其仁故哀痛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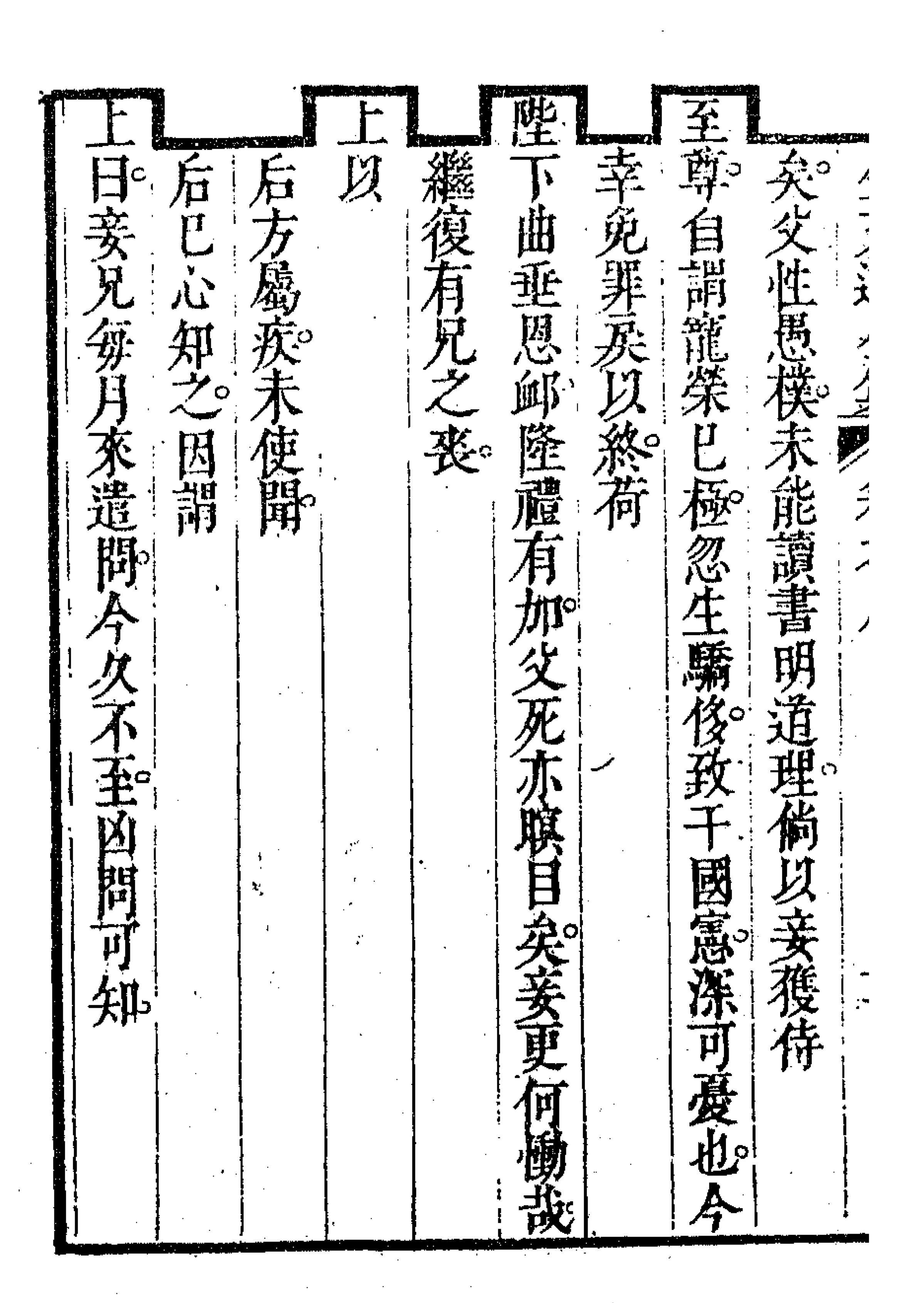
篤願以身殉者多初

后父病歿聞訃哀毀

上慰之

后抆淚對曰妾不敢過悲以厪

陛下憂特念鞠育恩深未免痛悼今既亡妾心從此安



矣父性愚樸未能讀書明道理倘以妾獲侍
至尊自謂寵榮已極忽生驕侈致干國憲深可憂也今
幸免罪戾以終荷
陛下曲垂恩卹隆禮有加父死亦瞑目矣妾更何慟哉
繼復有兄之喪
上以
后方屬疾未使聞
后已心知之因謂
上曰妾兄每月來遣問今久不至凶問可知

上再三慰安仍不語以實

后曰妾兄心矜傲今一旦富貴恐愈不自持倘所行越理詎止辱妾名將舉國謂

陛下以恩眤故致外家橫恣妾所以夙夜惶懼寢食靡寧茲妾兄以疾終牖下是又妾之幸也安用悲爲

后之明大義抑私情而防閑外家如此其謹慤者史傳中可槪見哉先是

后于順治十四年丁酉冬生榮親王未幾王薨

上慮重傷

后心欲勸慰之乃
后初無戚容恬然對曰王初生時妾早懼其不育為
君父憂今惟願
陛下忍痛自珍反勸慰倍至不復悼惜且
后意亦不必已生者為天子始慊于心其達觀卓識
有非古賢后所能及者
后初偶有事未稱
上旨致蒙詰讓始猶婉伸已意以明無過及讀史至周
姜后脫簪待罪事不覺廢卷而嘆翻然悔曰姜后身

本無譽尚待罪若彼我在曾申辯愧古人多矣嗣後郎有宜辯者惟屏息引咎不復自明

后之恭謹事

上而勇于遷善如此

后性愛節儉服澣濯之衣屏金玉之飾甚而簪珥等屬多用骨角約素倍常眞可移風易俗挽舉世奢靡之習不獨爲後宮式也

后又喜讀書天資敏潁四書周易俱卒業匪止章句成誦而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與大易陰陽變化之理

無不通微抉奧誦讀之暇又好臨摹古人書法習學未久遂造精工

后素不信浮屠氏

上流覽經史博極羣書嘗以其餘研心內典契其深義因為

后解譯心經遂信向禪學參究宗旨

上偶一拈提輒有省自嬰疾後從未偃臥但凭几倚榻息心靜坐及疾篤猶憶

上拈提之語時為舉似故大漸時言動如常一心不亂

唯持念佛號。端肰噓氣而化。筋數日後。顏貌整潔。猶無異生前。此非明心見性。大有德于西方聖人之秘。而徒效世俗之崇尚三寶。以兾徼福洗慾者。不能現此瑞像也。先是

后初病時。恒曰。我蒙

皇太后眷愛深至。脫不幸弗起。必傷

皇太后心。料哀戚難免。令我何以當之。故

皇太后每遣使問訊。

后必對以今日稍安。倘

上一日過之問曰若病今較劇何云安也

后曰慮實對狀遺

皇太后憂須歿後乃可聞之耳泊彌留

上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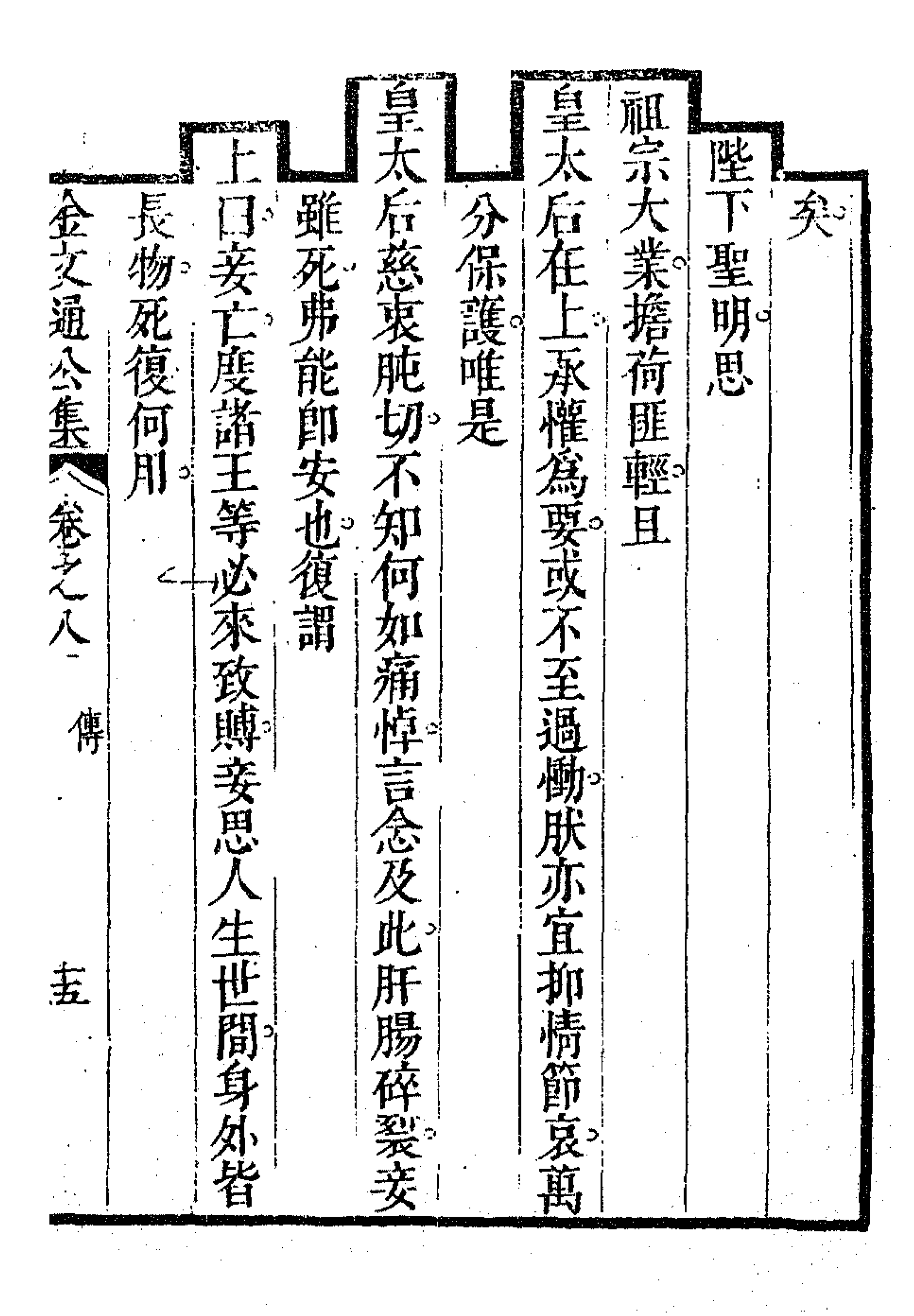
今皇后諸妃嬪眷屬環視榻前

后曰吾體殊委頓殆將逝矣顧此中澄定絕無所苦

獨念侍

皇太后與

陛下有年受高厚深恩未答涓涘倏爾永訣嗟乎妾已



矣

陛下聖明思

祖宗大業擔荷匪輕且

皇太后在上承懽爲要或不至過慟朕亦宜抑情節哀萬

分保護唯是

皇太后慈衷肫切不知何如痛悼言念及此肝腸碎裂妾

雖死弗能即安也復謂

上曰妾亡度諸王等必來致賻妾思人生世間身外皆

長物死復何用

陛下誠念妾與其虛糜無益孰若施諸貧之爲善也已

又囑左右曰愼毋以綺麗束我體

皇上敦崇儉樸不以玉食萬方稍侈奉其身如用諸華

珍物殊違

上意亦非我素心也盍以我所遺者廣行善事庶有利

益耳故殮具悉從儉約

上更以賻金二萬餘賑施貧乏蓋一一從

后語也凡人之好爲善者平居無恙方能操持勿懈

倘疾病纏綿力不能支未免後先易轍

后患病閱三歲癯瘁已甚仍勉謂無傷料理諸務周詳中禮終始如一事

今皇后克盡謙敬以母稱之

今皇后亦視之如姊往歲候視

今皇后寢疾勢頗危急

后五晝夜目不交睫扶持眠起奉侍湯藥且時爲誦書史或間以常譚百般慰解即

今皇后宮中侍御尚得乘間稍休

后則未嘗刻離左右也及出寢門即悲泣曰

上委我候視須賴

天佑嘗朕乃可報

上命倘疾終不痊將奈何于是憂勞倍至難以殫述今

年春

承壽宮妃有疾

后亦躬視扶持廢寢與凡三晝夜所以殷殷慰解悲

憂不惜勞瘁者亦如待

今皇后

悼妃薨時

后哭之曰。韶年入宮。不獲久效趨承。以適
上意。乃遽殀喪耶。胡命之不辰。至此悲哀甚切。有踰倫
等。
后之愛念他妃嬪。如同一體。率此類也。故
今皇后及諸妃嬪。皆長號大慟曰。如此賢淑
天反不假之年耶。吾儕無用之軀。曷不先
后早逝。而反存耶。今雖存。亦于
上奚益耶。回思
后德。悉搥胸頓足。莫知所報。惟有茹素誦經。稍酬恩

于萬一耳比　承澤王有女二人　安王有女一人
后俱育之宮中盡悴撫鞠過于所生三公主頓失所
依擗踊哀毀令人不忍見聞
后慈愛性成感動孩孺有如此嗚呼
后雖未及正位宮中而事無鉅細罔弗盡心綜理是
以內政秩然纖悉曲當今一旦崩逝
上所以撫時觸事覩景興悲追念
皇后至德兼材超軼今古入則體
皇太后之心而恪恭婦道出則體

皇上之心而曲盡后職又以身居貴顯恐外家之有不
率每用憂惶以致成疾
后之處心制行如此宜乎上廑
皇太后慈懷眷戀亟晉隆稱以表母儀于天下而
今皇后亦倍切愴傷暨六宮嬪御薄海臣民莫不震
悼哀號戚戚謂有其實者之必有其名也惜哉臣老矣
無力屬思況捧讀
御製行狀一字一淚含毫酸咽未能昭宣
懿媺仰副

敕旨聊爲綴述其概使後之簪管從事者庶幾有所考焉云爾

臣之俊謹論曰臣聞之漢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后夫人之行侔乎天地斯有以奉神靈而理萬物詳哉其言之矣是以易著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夏殷之季典制猶疎周禮自王后正位同體天王夫人九嬪以下須官公務各有攸司女史保阿紀功書過用能光昭壼職述宣陰化鞏內治若斯之重也降至末代軌範靡彰或

乃任情遂欲漸則輕禮弛防內議出閫之言權多
私溺之授間亦詳求淑哲慎簡令儀而觀刑疎于
化始效順儐乎永貞將以修扶宮敎比美書詩鮮
得而稱焉惟我
皇后鍾懿輿龍之匹發祥炳麟之冑幽閑體備不煩
師氏之陳俔溫裕夙成非假珮環之節響瑞承六
寢德晉三宮時
皇上方合歡萬邦娛顏
壽母而

后以婉容愉色思媚嗣音候鐘長樂則莞簟攸宜覲
膳
慈寧則珍傷加七乃至調圭遣疾籲代格
天用以賡協
孝思迓增繁祉蓋綱紀之首王化之原
后固已端其本巳若夫合貞抱順調護
皇躬抑昵絶乎燕私箴規倖于監史慮
宸幾之偶忽凜外政之微干庭嫭啓問夜之心講帷勗
惜陰之志五罪疑輕警深馭馬三驅是戒愛過當

能微訶求貸于公卿弘賚勞周于贊御乃若位絕六宮嫌防匹嫡尚矢宵征之咏冏矜當夕之恩旣謹禮以光謙復惕盈而遵儉大練頻申于汚澣角擀靡羨于璿璣以至鑒西京田竇之釁慕東都馬鄧之風損虞溢寵之驕恐抑私門之悖眞體國以忘家更憂深而慮遠也矧夫龍雛中化勉割痛于殤王鳩子維均彌隆慈于　列主規深月望敬雍坤寧拮据自伍于抱裯纚縰必親于甞藥以至調劑嬪嫱之列不靳曲全娣姒之歡乃其幼貢陳詩

長媚銜藻乙夜恒覽乎金匱六書精繕于銀鈎廣
通貝梵之微進證參承之秘受
人王之密印獲天女之良因故得解脫彌留冥志恒化
豎訣垂乎屬纊猶戒溢于附棺減珠襦玉匣之資
充起瘵振癃之費布人天之利益弘民物之亨嘉
殆所稱考終正命歸全無憾者歟以
后之夙彰純德備著芳修假令婺畢未蝕中壽爰登
長怡
慈聖之顏益叶薰風之奏更將廣乾施以錫類極厚載于

化成而沖華遽謝淑範長湮徒貽寢掖之悲思無
解普天之戀慕詎不痛哉

天子眷言蕙幄增慕

慈宮匪躬罷御于承恩實慨疎恩乎隆養爰乃恪遵

慈旨發曜紫闈榮哀備乎上儀雅頌抒于

宸藻大哉

一人之孝昭刑于而御家邦于以懸式新形流馨永徽

猗歟盛矣

金文通公集卷之九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金文通公集卷之九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春秋凡書盟皆惡之說

春秋之世人懷疑貳傾危成俗一時列國之諸侯大夫相與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壇坫紛紛而盟于是不勝書矣然盟有美惡不同而傳曰凡書盟者皆惡之何哉春秋非惡其盟也惡其叛也非惡其巳盟而復

叛也惡其欲叛而先盟也葢聖人大道爲公之心本無有疑何必示之以信示之以信則疑甚矣本無有詐何必要之以誠要之以誠則詐甚矣故曰凡書盟者皆惡之聖人以之垂戒乎天下萬世誠防其末流之莫可底止也而盟至今日則濫觴極矣儒生學士有盟騷人烟客有盟甚而輿臺皂隸有盟侅童冶女有盟以至山麓林莽湖濱海畔之亡命巨寇無不有盟嗟乎盟之末流抑至于此卽聖人亦寧料其然哉則總之儒生學士階之爲厲而兄弟之盟遂遍于海

內疑乎信乎詐乎誠乎其爲世道人心之蠹非淺鮮
也欲大變今日濫觴之惡習而刋落盟之一字以還
大道之公請自儒生學士讀春秋始而他又何責矣
故爲之著凡書盟皆惡之說

予向有盟說刻集中今又讀此亦同心之一端也

陳百史先生評

北魏崔浩說

余讀史覽崔浩始末而深歎夫才之不可以恃也天下最難料者兵家勝敗之機獨浩之智能燭照數計百不失一如劉裕假道伐姚泓魏主不用浩言而拒之則敗討赫連昌擊蠕蠕從浩言則勝浩又言蠕蠕必克但恐諸將瑣瑣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果如浩言及赫連定約宋合兵滅魏浩以爲有似連雞不得俱飛因贊魏主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卒平北凉又議討牧犍襲桑然破薛永宗及料蓋吳情形一

一皆如浩言浩又嘗謂魏主曰臣私論近世人物若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其善鑑人物如此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浩以爲劉裕篡主之應其善測天象又如此乃卒之自恃才識高等欲大整流品明辨族姓不從伊馛盧元之言由是得罪于衆又輙用湛標議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竟被譖坐誅夷嗚呼以彼智如崔公料敵如神一時群魏

之公卿發言盈廷莫能紬其議眞子房孔明之流亞也孰謂其智尚不足以周身哉而乃弗克保有首領且併以其族屬殉也豈不悲夫甚矣才之不可以恃也

山木自伐膏火自煎白馬公才略之美當時無比誠如魏主之言而不克終殊可歎息恃才二字誠爲定案豈如史所言非毀佛法之報應耶　陳百史先生評

讀柳州三戒說

余讀柳子厚三戒臨江之麋以恃其主善畜狎犬而爲犬所殺黔之驢先以鳴繼以蹄爲虎窺其伎而啖焉永某氏之鼠以飽食無禍晝夜恣行卒被他氏捕殺殆盡不覺撫卷歎曰何使麋無所恃則必不敢狎犬扺觸以至于斃驢第尨然大耳不鳴不蹄不出其伎則虎且始終疑畏之鼠不飽食恣行于不畜猫犬之家以爲常則亦何至爲後人來居者羅捕之盡也嗚呼古今禍患之來或生于有所恃或釀于露其能

或起于饱食自恣而肆暴無忌有如三物之類者可勝道哉

李空同陳思王集叙舞句段落有此老到　陳百史先生評

廣柳州三戒說

金子讀柳州三戒而旣爲之說矣陳百史見而有感曰是麋驢鼠三物者本一物也戒其一而已足不待三也金子曰何以言之百史曰凡物之有所恃而狎者必自以爲能莫已若鳴而張之本無伎也而囂然欲見其伎旣見其無伎之伎則必自以爲無患而恣行于白日昏夜之間惟所欲爲不獨其生不已故曰三物本一物也脫有一之不戒而禍敗雖至奚有于三也金子悚然起謝曰甚矣百史之善讀書也故又

爲之議其說以廣之

假爲是言遂得椽筆點次數語有千萬言之多解者難言也〇柳子厚曰讀吾文而以爲簡者必不知文者也讀此文亦云然　陳百史先生評

正文體說

金子讀今日之制舉藝而重有慨也因憶唐裴晉公論文有曰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材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竟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

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刪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然則今之爲制舉藝者其亦曾流覽載籍將學爲屈騷以下諸家之文耶抑嘗讀易與詩書口誦心惟嚮慕爲六經之文耶吾竟不知其所爲文者何居而奇言怪語之偏多至于斯時而極也不獨汗漫其辭支離其理且幾于蔑傳註悖聖經而馳騖于不可知之鄉矣嗟乎言者心之聲也昔邪說暴行有作亂賊接踵則孔子懼楊墨之言盈天下邪說誣民則孟子爲此懼觀今

曰之所爲文其說邪歟正歟則凡爲聖賢之徒而愍然有世道人心之憂者其亦大可懼也夫亟起而正之端有不容緩者然正之維何亦惟勉學者以近古而後時文之獘可救也吾不能無望于晉公其人矣

與永叔修其本以正之同意深厚自然救世　陳百史先生評

命名說

少宰蓬元張公于順治戊子冬十一月舉第三曾孫一時同朝諸君子咸慶其後嗣之盛人世罕睹而太宰陳百史先生爲之命名曰稚圭以長名[illegible]圭次名[illegible]圭咸取義于圭云金子聞而爲之說曰善乎太宰之命斯名也德厚者流光自古記之張公歷中外之累至大官所在聲稱藉甚其積有厚德蓄發來者漸矣宜其流之光而發于子者未已也于其孫發于孫者未已也又于其曾孫其必有風骨秀異自少即擢

高科登顯仕出入將相銘勳鼎彝如韓稚圭忠獻公
其人者乎世但知韓公當時德被生民功施社稷與
富鄭公齊名號稱賢相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
嘉彥並爲顯官以是爲韓公榮而不知自其五代祖
唐左庶子韓義賓而下代有令德爲時名卿所以積
累發祥篤生忠獻者非偶然也余是以觀張公之德
不滅韓氏孟信公之後必有大昌者他日張稚圭與
韓稚圭並稱而追遡命名之所自然後知太宰與公
同官知公最深所以命斯名者非夸而余與太宰賢

公文皆先後同官知公與大宰亦不淺爲之著其說者亦非誣也嗚呼世之欲昌其後嗣者其亦反覆于命名之義可乎

先生文遂至此乎蓬元世寶之讀者各當努力陳百史先生評

寤軒說

太學陳生路若居京師十餘年自成一小築蕭疎幽寂有朝市而山林之致顏其齋曰寤軒金子顧而樂之爲之說曰攷寤之爲義寐覺而有言之謂也慨夫人之寐于名寐于利者終其身未有能覺之時亦終其身昏昏默默鮮能語道理論古今有如瘖瘂不能言之狀其憬然自得于名利之外而大寐能寤者幾人哉陳生係東莞名雋先是抱所學以遊南雍尋改北雍屢試兆售遂棄舉子業肆力詞場有能詩名又

善丹青吾觀其爲人不怵于饑寒不羶于勢利蕉窓菊徑吟嘯自適殆憬然有得于名利之外而庶幾其覺而有言者也其以寤名軒也固宜雖然余之爲是說者寐乎覺乎得無猶乍囈語乎寤軒主人汝旣覺矣其亦將有以覺我乎

了息齋說亦此意而更以簡勝　陳百史先生評

讀書萬卷說

楊升菴雜著一則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讀書雖不爲作詩設然胸中有萬卷書則筆下自無一點塵矣近日士夫爭學杜不知讀書果曾破萬卷乎如其未也不過拾離騷之香草丐杜陵之殘膏而已余是以知讀書萬卷非難而破萬卷之爲難也世有老生宿儒窮年孜孜矻矻于經史子集百氏之書非不涉獵靡遺而下筆爲文卒未見有卓然可傳者其于書讀之而已未能

破也所謂破者非破其字句須破作者之意與其事其理其法也昔有人問于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葢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噫讀書如文忠乃可以言破乎宜其文之傳也

封使君說

楊升菴集載一則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卽去不復來其地謠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禺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吃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卽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金子讀而歎曰異哉使君之爲虐也抑至此乎有客忿然起謂金子曰汝但知昔日使君化虎事不

知今日虎化爲使君也使君化虎昔鶩聞虎化使君今遍是獸面人心猶暫止獸心人面寧知耻金子曰然則過山之言未爲異也悲夫

牛哀化虎又得一使君苛政猛於虎極其比擬具見聖懷今又得先生名論焉　陳百史先生評

息齋說

息齋者松陵金子于長安退食之暇閉門卻掃獨坐燕息于其中者也有客過而問曰易稱君子以自強不息中庸云至誠無息此聖賢之爲道也汝之取義于息也何居其亦有道乎金子曰余正愧夫未聞道也而是以求息也請爲子姑引其說可乎夫人自有生來萬慮紛紜于內百感交乘于外無論貧富也貴賤也由少及壯以至于老也憧憧焉擾擾焉如輕塵之逐疾風靡有寧止畢一生求一刻之息不可得窮

晝夜求一念之息不可得于是凉燠晦朔不有其時耳目心思不有其官喜怒好惡不有其性情飲食寢處不有其張主而其爲勞而弗息也抑甚矣今我將以知凉燠晦朔之時還耳目心思之官發我性情之喜怒好惡適我有主之飲食寢處庶幾求之息齋者近是乎客曰嘻然則嗜欲之不息者天機之所以息也學問之不息者塵網之所以息也汝之爲說其殆幾于道者歟金子蹙然斂容避席曰敬聞命矣退而日省于息齋之中讀易與中庸

直探理奧仍見開闔支正之法所以爲大家尺度

陳百史先生評

此亦文之能息者也中和之心生則詭僻之言息宋諸儒有其理而無其筆若使理學不絕此文固當與日月俱懸

陳彥升先生評

官民說

瓠里子自吳歸粤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舟泊滸者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而破颿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爲治者其亦以民爲官民歟宜其敝也嗚呼以余觀于今天下之民其不爲官民而免于瓠里子之歎者葢亦鮮矣且求如官舟之猶存敝蓬折櫓與破颿亦什不得二三也然則攻民風者

宜如何加之意焉

今之民豈特視如官舟哉惟恐其不敝且折而與波俱深也讀此益恨吏無良也陳百史先生評

芥舟說

少司馬北海孫先生即其居室之東偏治一長廊顏之曰芥舟莊周所云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也或者疑之曰舟之為用所以濟險而利涉也以芥為之僅不膠于坳堂之上若欲乘長風破巨浪坦行江湖之間豈有濟乎適于小而不適于大何芥之足貴也金子曰否先生之名此也意深遠矣夫人之足以累其心而小之出門有碍大之載胥及溺者不過富貴功名與性命弗能芥視斯三者耳苟其芥富

貴則必能寡嗜欲鮮營求芥功名則必能忘寵辱齊得喪芥性命則必能安義理一死生小之不膠于㘭堂之上大之不波于江湖之間安往而不得逍遥遊哉故曰先生之名此也意深遠矣因以其說質之先生先生相視嘿然而或者之疑亦渙然以釋

壯鼠說

吾聞鼠之爲物陰類也宵出且伏志貪而易盈性黠而多畏此鼠竊之名所繇著也乃若洪都官舍之鼠則大有異焉靑天白日糾黨肆出笥無完衣童子獻欷歔無完衆逴如轉輣大者如兔縱橫滿路穴巳成城腹尚未盈廣設之罻罟不入畏壯哉鼠也客有嘲予者曰洪都地方不歛而荒況丁儉歲人多道殍寧餘筐筥肥及于鼠余曰唯唯否否鼠之壯者民之瘠也客曰然則以若所云鼠竊而甚于大盜矣嗟乎

河魨魚說

魚有種曰河魨產江海中味甘美獨吳人珍之爲上客必以登俎然性有毒栽之本草烹煑稍不如法輒殺人顧吳人未嘗因是而戒弗食也他人氏則無不畏如酖酖而且笑吳人之以口腹殉其身有吳人之黠者還笑之曰彼終身不食魨魚而或以酒或以色或以名或以利殉其身者不可勝算則反不如魨魚之偶一殺人而無害其爲生者尚多也何其偏畏魨魚而傷生之殆有甚焉者竟悟不知畏也金子聞而

歎曰嗚呼此非黠者之言乃有道之言也夫

似爲食魚者寬說警人處正在反不如鮑魚數語自結自解文幾乎道　陳百史先生評

龍鬚菜說

長安春三月有菜名龍鬚狀與芹類其味甚清甘適口出天壇者尤佳至四月而老五月則枯有如朽蓬槁葶不可食矣更名曰狼尾嗚呼一植物之微也由前之名則如此其美由後之名則如此其惡豈名之者得而美惡之哉彼變其質者有以自取也可不愼歟

與退之馬說同不須更及正意　陳百史先生評

蛛網說

蛛之爲物吐絲張網雖大小不同巧拙互異而其意皆欲戕害他命自肥已身或附墻壁以施設或依樹蔭而托根入其網者十無一脫卽幸而得脫傷殘已多余性惡之見必令童子掃除因而歎曰蛛不過濕生中極微細一類耳本欲害他以自利究竟自利以自害若是乎渺渺小蟲亦莫逃乎報應哉然則蓄害人之心張彌天之網而恬然罔顧報應者其愚殆有甚于蛛也矣

𧏙毛說

夏蟲之類有若𧏙毛者惟大江以南有之其身多彩色其毛能刺人即風吹其毛偶着人肌膚亦痛不可忍其可惡殆有甚于蚊焉蓋蚊之害人原欲吮血以自利耳若𧏙毛之為物但有害于人初無利于巳者也嗚呼天下之無利于巳而徒有害于人且非無文彩可觀而刺人不戟有莫可當者是亦𧏙毛類也巳

惡蚊說

息齋曰夏閒物類可憎莫如蒼蠅以其惟羶是集任驅不去也可畏莫如蛇蝎以其張口欲噬沾着便傷也若兼有蠅之可憎與蛇蝎之可畏而惟血是吮罔顧人之痛癢者則可惡莫如蚊蝱客曰蚊之可惡誠如子言若夫人也非物也而亦不顧人之痛癢惟吮血是營者子何故絕口不言而苛論物類哉息齋大慚而止

饑寒二字難忍說

金子曰甚矣言有近乎道者深可味也余一日策馬入洛有一瞽目乞兒大聲號于路曰饑寒二字難忍余聞之心惻已而思之噫何其言之近乎道也嘗讀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夫君子非不畏饑寒也惟能忍故能固士亦非不畏饑寒也惟能忍故能有恒心若小人之濫與夫民之無恒心皆難忍所致也然

則饑寒之于人豈細故哉語云饑寒至身不顧廉恥

至于廉恥不顧雖慈母不能保其子雖仁后不能庇

其民而天下事有不可言者矣嗚呼今之長民者其

亦深味乎饑寒二字之難忍而加之意焉于以免流

亡弭盜賊庶有濟乎否則不爲民之饑寒計而止爲

己之溫飽計是忍人之所不能忍也欲民安而盜息

其道何由耶故爲之著其説

實具萬里之勢不知者以爲只尺也　陳百史先生評

眞富說

人之所欲者富也而富自素封以至鉅萬極之敵國而富止矣然因富而府怨者有之因求富而召禍者有之縱不府怨不召禍修然以富終其天年而卒之眼光逆地空餘白骨富安在哉可見人之所欲非眞富也所謂眞富者我受天一團靈氣飽盡理義詩書醉盡江山花柳取無禁用不竭乃眞富也

真貴說

人之所欲者貴也而貴自一命以至三台極之封拜而貴止矣然因貴而造孽者有之因求貴而蹈險者有之縱不造孽不蹈險泰然以貴老於牖下而卒之一氣不來蕭蕭黃土貴安在哉可見人之所欲非真貴也所謂真貴者天付我一點虛明籠罩天地古今高躡前賢往聖達不加窮不損乃真貴也

眞壽說

人之所欲者壽也而壽自古稀以至期頤極之長生而壽止矣然因壽以積愆者有之因求壽而促算者有之縱不積愆不促算矍鑠哉以壽表于塵寰而卒之草木同腐僅如朝槿壽安在哉可見人之所欲非眞壽也所謂眞壽者我具有不朽元神滋培道德性命綿亘世代遷流等彭殤齊日月乃眞壽也

貧富榮辱說

求富反貧莫如燒丹一事求榮反辱莫如躁進一事往往前車覆而後車復不鑑今古一轍信乎富貴在天有求莫若無求好也我子孫其謹識之

酒天說

酒天者侍御羅君欽瞻讌息之齋也君家善釀酒性喜飲又樂與人飲因取以名其齋或者曰酒天之爲義有說乎金子曰有請得而申言之嘗讀王無功醉鄉記云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于醉鄉中國以爲酒仙又讀李白酒樓記云太白狎弄杯觴沈溺麴蘖耳一涇雅目混黑白茲數君者亦得無以酒爲天乎雖然茲數君之于酒皆有托而逃焉者也非其天也若羅君之于酒乃可以言天也君若聲栢臺爲

名御史凡按部所至皆見思其立身一軌繩墨事無鉅細不苟且其與人交坦易無城府不論久乍輒剖胸腹相示非若前數君之失意放懷蘊蓄磈磊悲憤酣歌佻誕發舒不得已而逃之乎酒也有時閉門郤掃獨坐閴然自怡其天也有時賓至交錯爾我薰然人共遊于君之天也然則酒之爲天可得而思議耶不惟遊于君之天者不知卽君之自怡其天者亦不知也但覺一切順逆得喪悲愉榮寂之世味有同嚼蠟而濁醪之爲味如斯其旨且永耳味之永天之全

也故曰羅君之于酒乃可以言天也若醉鄉若酒樓皆去天遠矣爲之著酒天說

氣局峻潔神味淵永發揮酒天二字更無剩義却一字移向他處不得　陳百史先生評

胸次浩浩落落得全于天故筆之所至曲折無不如意此文章眞色剽綴割裂者烏足語是道也　龔孝升先生評

名譽命運說

名譽當盛滿時悚然知憂知懼則名譽不能累人矣

命運到坎坷處泰然不怨不尤則命運不能困人矣

畏說

畏大庭廣衆不如畏天地神明以萬耳萬目不可欺不用耳目者更難欺也畏天地神明不如畏清夜獨知以察我糾我者猶有等待自察自糾者罔間呼吸也

答客問

客問余曰聞汝中秋後一病頗劇用何藥而有起色

余曰我所服良藥甚多而本草諸味不與焉客訝甚

余曰每日長夜睡足而起紅日射窓神魄俱爽此清晨所服良藥也盥洗後出步書齋明窓淨几竺典滿案觸目逢源此粥後所服良藥也時有方外淨侶過我茶話間出詩偈印之遇會心者相對解頤此日間所服良藥也每遇栽種日期輒訪尋名花令郭槖駝布列庭砌凡位置澆灌種種合法花雖需候而發榮

可期每得一二種如貧人獲金喜不自禁此不時所服良藥也及斜陽掛簷客去兀坐閉目半晌似寐非寐不亂不昏頓覺火退津生此薄暮所服良藥也已而時逢月夕雪光遍地偶一舉頭清沁肺腑更餘就枕悠悠達旦此夜間所服良藥也自晝至暮良藥不斷所以遇劇病而有起色也客曰汝既服如許良藥閒室中又延明醫不離左右將焉用之余曰此君所製藥餌大半食物皆按時助我良藥投之輙應與本草諸味何與焉客曰異哉有是夫

終